

挡不住的洪流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31.7

材料

挡不住的洪流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局

《群众文化》编辑组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
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¹/₈印张 70,000字

197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8·28 定价：0.25元

目 录

抗灾记 (独幕话剧)	金 鑫 (1)
挡不住的洪流 (独幕话剧)	钟 鸣 (29)
针锋相对 (韵白剧)	余笑予 (48)
捷报声中 (独幕话剧)	杜恒飞 鱼汲胜 (61)
榜 (独幕话剧)	陈 宏 (80)
卖猪 (小戏剧)	奇台县业余创作组 (93)
岗位 (小戏剧)	王祖阔 (114)

抗 灾 记

金 鑫

时 间 一九七四年夏季。
地 点 塔里木农垦团场的一个连队。
人 物 石雷 连长 三十多岁（男）
崔惠 指导员 三十多岁（男）
老排长 五十多岁（男）
小王 知识青年 二十多岁（男）
小华 知识青年 十八岁（女）
小刘 知识青年 二十岁（男）
政委 五十多岁（男）

〔连队的一角。

一边是临时搭的造土农药的工棚，一边是连队办公室，中间立着一排大批判专栏。参天的白杨林带横贯舞台，远处是田野。

〔幕启时，舞台上蒸气腾腾，第一锅土农药已经造好，人们忙碌着将土农药舀到桶里。

老排长、小王、小华提土农药出。他们腰系围单，戴着口罩。

- 小 华 （取下口罩，兴奋地以广播的口吻）五连广播站现在播送新闻，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，我连第一锅土农药已试制成功！……
- 小 王 嗨，播送开新闻公报啦！
- 老排长 先别忙吹乎，成功不成功，还得拿到棉花地里做喷洒试验才知道呐！
- 小 华 我看哪，八九不离十……（闻土农药，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），呵——嚏！好家伙，这玩意儿真熏人，差点儿把我呛晕过去！
- 小 王 你晕过去那才好呐！
- 小 华 去你的！
- 小 王 是嘛，要是连你这么大个人都能熏晕过去，那熏棉蚜虫就更不成问题啦！
- 小 华 哎，有道理。（小王闻农药）
- 老排长 哎呀，你们这两个小知知识青年儿胡闹什么？那玩意儿能那么闹吗？我刚才还问过医生，虽然这农药对人毒性不大，但还是应该有一定的防范。如果轻微中毒，感到头晕就要进行深呼吸，用冷水浇头。连长不是也叮嘱过，大家轮班干，不要在工棚里呆的时间过长吗？
- 小 王 连长光叫我们注意，可他自己整天呆在工棚里，围着放药锅连轴转，昨天就被呛晕过去一次。
- 小 华 昨天晚上，连长又打了个通宵。一会儿查资料，象砖头一样厚的书就翻了好几本，一会儿又提着马灯到棉田抓虫，嘿，要是鼻子上再架副眼镜，他简直象个农学家了！

老排长 为了造土农药，老石人累瘦了，眼窝也塌下去了。

小 王 哎，这会儿连长上哪儿去了？

小 华 又到棉花地里观察灾情去了。

小 王 那咱们也赶快把土农药拿到地里去试验吧。

老排长 好，走。（欲下，小刘扛工具，边走边翻看一本资料上）

小 王 小刘，刚上工你怎么回来了？

小 刘 哦，指导员说，明天全团要在咱连召开“评法批儒”现场会，叫我回来准备发言稿。哎，对了，指导员说，你们几个理论骨干也都得抽出来做会议的准备工作。

小 华 把我们都抽出来？那土农药怎么办？

小 刘 指导员说土农药不造了！（下）

小 华 上农药不造了？

老排长 自力更生造土农药，是连党支部的决定，指导员怎么能随便推翻呢？（石雷上）

石 雷 你们在嘀咕什么呢？

众 连长。

石 雷 （看见桶里的土农药）嗨，第一锅土农药已经熬好了？赶快拿到地里做喷洒试验吧！要是成了，好几个连队还要派人来取经呢！

小 王 可是指导员……（幕内响起崔惠的声音：“老石！”）

石 雷 你们先到地里去试验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（老排长、小华、小王下）

〔崔惠上〕

崔 惠 老石！

石 雷 老崔，刚从团部回来？

崔 惠 刚回来。

石 雷 政治处王主任叫你去干什么？

崔 惠 布置任务啦！

石 雷 什么任务？

崔 惠 政治任务。团里明天要在咱连召开“评法批儒”现场会，叫咱们赶快做好准备。

石 雷 “评法批儒”现场会？

崔 惠 这是团里促咱们来了。王主任说，最近“评法批儒”咱连搞得不起劲。

石 雷 前一阶段，咱们全连上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按照党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，批林批孔搞得热火朝天。通过狠批林彪、孔老二，生产也促上去一大截！可是最近搞的这个“评法批儒”……

崔 惠 这是一场新的战斗，王主任交代，一定要把现场会开好。

石 雷 现在哪能顾得上那个？！最近咱连棉花大面积发生虫灾，现在正全连动员治虫呢！这个情况你没有向王主任反映？

崔 惠 反映了。

石 雷 而且，今年各连的棉花都发生了虫灾，团部仓库里的敌百虫都用光了，从外面一时又买不来，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在搞土农药呢。

崔 惠 土农药？老石，不是我泼凉水，就凭用桑叶、柳叶、骨头水、硫磺、白砒这些玩意儿造出来的土农药能杀什么虫呵！

石 雷 小王他们试制的这个土农药是有科学根据的，完全可以杀虫！

崔 惠 行了！行了！要是谁都可以造农药，那还要农药厂干什么？

石 雷 老崔，党支部研究造土农药时，你也点头的嘛。咱们不能低估群众的创造力，对这个新生事物咱们应该大力支持。

崔 惠 研究造土农药的时候，我只是同意试试看，并不主张非搞不可。当前，还是赶快集中力量做现场会的准备工作吧。

石 雷 怎么准备？

崔 惠 把大批判专栏重新出一版，突击写一批大字报，四处张贴一些大标语，把理论骨干都抽出来，准备发言稿。

石 雷 几个理论骨干都是土农药试制组的成员，在这个时候怎么能把他们抽出来呢？

崔 惠 农药还是请团部生产组解决嘛！

石 雷 生产组一时解决不了。老崔，治虫可是火烧眉毛眼前急呀！不把虫灾治下去，咱们今年皮棉每亩超百斤可就泡汤了。

崔 惠 “评法批儒”是当前的中心工作，开现场会是个政治任务！

石 雷 我去打电话向团首长反映情况，要求推迟，不，取消这个现场会！（下）

崔 惠 咳，这是王主任定下来的事，你反映也没用！
〔老排长、小王、小华上场。〕

崔 惠 哎呀，老排长，我正要去找你们哪！

老排长 什么事？

崔 惠 来来，坐下谈。明天团里要在咱连召开“评法批儒”现场会，你们几个理论骨干先抽出来布置会场，同时每个人要准备一篇发言稿。这发言稿要有批判，有分析，既要有理论深度，又要通俗生动。

老排长 现在是什么时候！老伙计，你看！（举起手中被虫咬死的棉苗）棉蚜虫虫情这么严重，要不赶快把土农药造出来，把虫灾治下去，再过几天，咱们的几百亩棉花就要都毁啦！

崔 惠 虫灾当然要治，农药可以找团里解决嘛。开现场会是团里布置的政治任务，政治挂帅嘛，不论生产多忙，还是首先要把革命抓好。呵，（众不理）来来来，我把王主任的精神给你们传达一下，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，当前评法批儒要突出两点：一是要联系现实的路线斗争，批党内的儒家。二是要着重评评历史上几个女的法家人物，比如吕后哇、武则天哇……哦，王主任还给了两份内部参考材料，你们看看。（分别递给小王、小华各一本小册子）

小 王 （念）《吕后传》

小 华 （念）《伟大的法家人物武则天》

崔 惠 你们两个好好看看，现场会上就着重评评这两个法家人物。

老排长 什么吕后哇马后哇，要是不把虫治下去，秋后棉花减了产，谁负责？那吕后给你负责？我说老崔呵，你又不是没种过地，救灾如救火，这个时候，开什

么“评法批儒”现场会，你凑什么热闹？！

小 王 简直是三伏天穿棉袄——不看气候！

崔 惠 我说你们哪，心里还有政治这个“帅”没有？政治要统帅生产，懂吗？

老排长 我看这是破坏生产！

小 王 就是！

崔 惠 你们这是……（幕后喊声：“指导员，王主任来电话找你！”）好。就来。回头再和你们谈。（急下）

小 华 哎呀，这问题复杂啦！

小 王 复杂什么？

小 华 连长叫咱们搞土农药，指导员叫咱们准备现场会，这不矛盾啦？我们究竟是听谁的呀？

小 王 谁对就听谁的呗！

小 华 那你说今天的事儿，是连长对还是指导员对？

小 王 连长对。

小 华 可开现场会是上级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安排的，对中央首长的指示咱们可得要坚决执行呵！

老排长 那也得看看他指示得对不对，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。前一个时期不是有一个中央首长自己设计了一种裙子，号召全国妇女都穿，你怎么不执行？

小 王 哎，那裙子我可见过，古不古，洋不洋，上面是唐朝的和尚领，下边是外国太太的百折裙，长长的拖到地上，走起路来得这个样儿。（学走路状）

众 哈哈……

小 华 穿上它连扫把都有了。

小 王 你怎么不买一条穿上呢？

小 华 咳，穿那玩意儿能下地干活吗？锄草怕扫了苗，挑担子得摔跟头！

老排长 哎，你不是说，首长指示，你坚决执行吗？

小 华 这……不管怎么说，当连长的和指导员闹矛盾，总是连长是错的，你看现在的电影和戏里犯错误的可都是行政干部。

老排长 哈哈，你这个小知识青年怪见解还真不少呐！小华，生活可不是演戏呀，依我看，咱们大干社会主义没有错！学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造土农药也没有错！

小 华 可指导员说开现场会是政治任务，这也没有错呀。

小 王 那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

小 华 唉，复杂呀！造农药是生产急需，开现场会是政治任务，我觉得都对。

小 王 你这稀泥和得不错呀！干脆改行当泥瓦匠吧。

小 华 你！……（石雷上）

石 雷 嗨，顶牛啦？

小 王 连长，刚才指导员说，团里要在咱连开“评法批儒”现场会，叫咱们停止造土农药，做准备工作，看，还给了我们材料呢。（递小册子给石）

石 雷 （翻看小册子）这事我已经知道了。

小 华 我们怎么办哪？

石 雷 按照连队党支部的决定，继续试制土农药。

小 华 那指导员布置的任务呢？

石 雷 刚才我已经给团里打了电话，要求取消或者推迟这个现场会，张秘书答应把我的意见转告政委。咱们

还是干咱们的，第一锅土农药喷洒的效果怎么样？

小 华 我们分别拿到棉花地和菜地里试验过了，结果是对菜青虫杀伤力较大，可对棉蚜虫却不起作用。

石 雷 哦，找到原因了吗？

小 王 还没有。

石 雷 土农药能杀死菜青虫，说明它是有杀虫能力的，至于它为什么对棉蚜虫不起作用，咱们再具体分析一下原因，这土农药一定能成功。（幕后喊声：“连长，你来一下！”）你们先找找原因，我去一下就来。（下）

小 华 哎，我这儿有一本《棉花栽培》，书里第三百六十七页，说的就是关于蚜虫的危害，你们听听……

老排长 行啦行啦，咱们造的是土农药，洋专家写的书里哪会有土资料呵！

小 华 那……

小 王 我想可能是土农药的浓度不够，咱们是不是再加大浓度试试？

老排长 嗯，那就再加大浓度试试。小华，你去挑水，小王，你烧火，我切药草搅拌，咱们分头干起来！

〔各人奔忙起来，屏场。崔惠上。〕

崔 惠 老石！老石！（小刘上）

小 刘 指导员。

崔 惠 小刘，稿子准备得咋样啦？

小 刘 越写越写不下去。

崔 惠 为什么？不是叫你参考那几份内部材料吗？

小 刘 看了那几份材料，我就更糊涂啦！

崔 惠 你糊涂什么？

小 刘 毛主席说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，可材料里说，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儒法斗争史。那里边法家呀、儒家呀，儒家呀、法家呀，搅成一锅粥。搞来搞去，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一家人了！

崔 惠 什么什么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一家人了？那材料里是这么说的？

小 刘 那材料里说，儒法斗争延续到今天，党内也有儒法两家。按这个说法，无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有什么区别？所以我越看越糊涂。要不，指导员，你给解释解释。

崔 惠 我……我解释什么？

小 刘 还有，咱们连党支部里谁是法家谁是儒家呀？你给介绍介绍。

崔 惠 什么？咱们党支部里还分什么法家、儒家？谁叫你这么分的？

小 刘 你说的嘛！

崔 惠 我说的？

小 刘 是你说的嘛。你说“评法批儒”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，要批党内的儒。

崔 惠 那是王主任交代的！咳，真乱套了！……这样吧，你还是找几篇报纸看看，按报纸上的口径写吧。

小 刘 报上说的和那几份材料里说的差不多。指导员，这发言稿我写不了，你还是叫我下地干活吧。

崔 惠 不行！这是政治任务，必须完成。去吧、去吧，

咳，这简直把人的头都搞晕了！（小华上）

小 华 头晕？哎呀，指导员，你一定是农药中毒啦！赶快做深呼吸！要这样。（做深呼吸状）

崔 惠 （莫名其妙）这干什么？

小 华 要不，我给你用冷水敷一敷。（小华、小刘手忙脚乱）

崔 惠 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？

小 刘 你不是头晕吗？

小 华 土农药中毒就得做深呼吸，用冷水敷头。

崔 惠 去！去！谁中毒啦？！你们都给我写发言稿去！

小 华 （咕叻）本来你就中毒了嘛，还发什么火呀！……
（小刘、小华下）

崔 惠 咳！（稍自镇定）老石！老石！（石雷上）

石 雷 老崔，你叫我？

崔 惠 老石，刚才王主任又来电话，问咱们现场会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？我告诉他，还没准备，他一听发火啦！

石 雷 来来来，老崔，咱们坐下好好谈谈。

崔 惠 我这会儿没功夫坐这儿谈话。我希望你立即停止试验土农药，把人员抽出来准备现场会。

石 雷 别急嘛！我脑子里好些问题还没想通，你这个指导员不做做思想工作还行呵？

崔 惠 （只得坐下）唉！……

石 雷 这些小册子哪里来的？

崔 惠 是王主任的一个朋友从关内寄来的。

石 雷 这些材料把吕后、武则天这些历史人物说得象一朵花似的，究竟要干什么？

崔 惠 干什么？“评法批儒”呗！

石 雷 “评法批儒”不能这样搞！本来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对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正确的评价是必要的。可现在有人借“评法批儒”宣扬唯心史观，好象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人民群众，而是那些封建地主阶级的法家人物。

崔 惠 呵？！

石 雷 说“评法批儒”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，还提出要批党内的儒，这是把矛头指向谁呢？再说，无产阶级的政党怎么能和封建统治阶级相提并论呢？共产党员怎么能向帝王将相看齐呢？！

崔 惠 哎呀，这些都不是我，也不是王主任发明的，这是上面的提法。报纸、广播不都是这样说的吗？

石 雷 （沉思片刻）我觉得现在上面有人借“评法批儒”在搞什么名堂！我们连的批林批孔运动，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，按照党中央文件的精神进行，决不能另搞一套。

崔 惠 （吓了一跳）呵？我的妈呀，你可真敢说呀！

石 雷 你再想一想，在这抗灾保棉的节骨眼上，让我们放下治虫去开现场会，这样做对吗？

崔 惠 哎呀，王主任刚才在电话里为这个事大发雷霆，他说你这是“以生产压革命”，是典型的“唯生产力论”。他还说最近一位中央首长在一次讲话中说：

“只要把阶级斗争抓好了，农场颗粒无收也不要紧！”王主任叫我们好好领会这句话的精神实质。

〔老排长上场听到最后一句话。

老排长 什么？“颗粒无收也不要紧”？农场要是颗粒无收，叫我们喝西北风去？不吃不喝能干革命吗？说这话的人每天都扎着脖子过日子吗？

石 雷 哼，说这话的人决不会扎着脖子过日子，他们是希望别人扎着脖子过日子。

〔小王、小华提重新配制的土农药上。〕

小 王 连长，我们加大浓度，又重新配制了一批土农药。

石 雷 好，再到地里去进行喷洒试验！

崔 惠 等等！老石，你们这土农药试验到底停不停？

石 雷 不停！一刻也不能停！

小 王 老排长，小华，走！（三人下）

崔 惠 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哇！你是支部书记，你对上级交下来的政治任务是什么态度？老石，你这样下去要犯政治错误的！

石 雷 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会犯错误。

崔 惠 你心目中还有政治这个“帅”没有？政治要统帅生产你知道不知道？

石 雷 政治统帅生产，但不是代替生产，更不是要取消生产。再说，“评法批儒”，这是哪家的政治呀？

崔 惠 革命搞好了，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嘛！

石 雷 什么？革命搞好了，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？这是梦话！不汗珠落地摔八瓣地干，能夺取农业丰收？就拿眼前的情况来说，我们不造出土农药治虫，那虫灾就能自然而然地消灭了？那棉蚜虫能说：“你们去开‘评法批儒’现场会吧，我们不啃你们的棉苗啦！”

崔惠 行了，谁有心思和你说笑话！老石哇，掏心说吧，“评法批儒”这么搞法究竟方向对不对，咱也不清楚。可我认准了一条：只要是上级交下来的政治任务，咱就坚决执行，这样就不会犯错误。

石雷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，我也认准了一条：凡事要看路线，在斗争中逐步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。这样才不致受骗上当。

崔惠 好好好，我说不服你，一会儿王主任来了，你等着挨批吧！（气冲冲下）

石雷 老崔！老崔！
〔石雷坐在木墩上，抽烟，陷入沉思。小刘上，他拿着一叠发言稿，口里念念有词，由于过于专心，没有发觉石雷。〕

小刘 哎，我干脆在这里练习练习，预讲一下，免得到时候慌张。（清了清嗓子，拿出作报告的腔调）同志们……（觉得口气不对，转变腔调）同志们，今天我来讲一讲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，大家知道……

石雷 （打断）嗨，秀才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作起报告来了？

小刘 哦，连长，指导员让我在现场会上作重点发言，我先在这里练习练习。

石雷 开现场会的事情，支部还没有研究决定。再说，现在治虫抗灾任务这么紧，怎么能占用生产时间呢！

小刘 指导员说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，冲击一下生产是必要的。

石雷 冲击一下生产是必要的？这是错误的！